

解密三國史講義第十四講：曹丕與曹植的奪嫡之爭

一、帝王家難：曹操的家族困境

曹操一生征戰四方，卻難逃「多子多憂」之局。據《三國志》載，曹操有子 25 人，女兒數目不詳，子女總數逾 30 人。妻妾員 13 人，嫡庶之爭暗流湧動。長子曹昂早亡，幼子曹芳夭折，曹操晚年最憂者，乃少妻幼子託付之事。陸機《吊魏武文》記其臨終牽幼子季豹、幼女高城公主，囑曹丕等四人照料，然同母兄弟尚且相殘，異母手足更如浮萍。此等家族結構，注定權力交接必掀腥風血雨。

權力異化的親情

曹冲之死，曹操泣言「此我之不幸，汝曹之幸」，道盡帝王家的殘酷邏輯：父子之愛，終讓位於政治算計。曹操最初屬意長子曹昂（劉夫人所生），但曹昂死於宛城之戰，丁夫人因此與曹操決裂。卞皇后出身倡家，卻能與曹操共患難（如董卓之亂時穩定洛陽局勢）。曹丕被立為太子後，她以「免無教導之過為幸」自警，體現了對權力鬥爭的清醒認知。然而，她無力調和三子矛盾，折射出後宮爭鬥之慘烈。曹操雖為梟雄，亦難逃「家天下」的倫理困境。

二、雙子爭輝：丕植才性與政治博弈

曹丕與曹植，一為長子，一為寵兒，性格才華迥異。

曹植：文采風流，卻政治天真

- ◆才華驚世：十歲誦讀詩賦數十萬言，銅雀臺賦一揮而就，曹操驚嘆「汝倩人邪？」隨父征戰南北，屢展文武之能。
- ◆率性失勢：曹植任性飲酒、不飾威儀，不知檢點。一天，曹植乘車途經司馬門時，直接開了司馬門駛出。古代的中門就叫司馬門，因為這道門有司馬（軍官）駐守，除了皇帝外，不准直接從司馬門經過。曹操對此相當不滿，將負責管理司馬門的公車令處死，曹植也因此失去了曹操的寵信。這顯示他缺乏自律和對大局的掌控能力。相比之下，曹丕更穩重。《三國志·曹植傳》說：「而植任性而行，不自彫勵，飲酒不節。文帝御之以術，矯情自飾，宮人左右，併為之說，故遂定為嗣。」曹植的謀士楊修才華橫溢卻鋒芒畢露，為曹植預擬答教、窺探曹操心意，終因「交關諸侯」被誅。其死前嘆「我固自以死之晚也」，道盡政治投機者的宿命。曹植因為信用楊修，觸犯了曹操的忌諱，終被曹操視為「不堪為君」。

曹丕：矯情自飾的權術大師

- ◆隱忍偽裝：吳質獻「涕泣送行」之策，以孝悌之態博曹操憐憫；賈詡教「守拙示德」，以「不違子道」暗合立長傳統。
- ◆剪除異己：繼位後誅丁儀、逼曹植七步成詩，彰顯政治鐵腕，卻也暴露「得志

忘形」之弊（辛憲英評其「宜戚而懼，反以為喜，魏其不昌」）。

三、謀士棋局：小聰明與大智慧的生死較量

奪嫡之爭實為幕後智囊的權謀角力，成敗關鍵在於是否能洞悉曹操的心理。

楊修之死：才高見忌的悲劇

◆智計頻出：預判曹操考題、教曹植斬門衛，卻因「漏泄言教」觸逆鱗，終成曹操殺雞儆猴的犧牲品。

◆歷史諷喻：楊彪「舐犢之愛」令曹操動容，然政治清洗從不因私情止步，折射士族與皇權的微妙平衡。

賈詡之勝：四兩撥千斤的生存哲學

◆以史為諫：一句「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」，點醒曹操立長之要，既保曹丕，亦免結怨曹植。

◆大道至簡：教曹丕「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業」，以守拙之道契合傳統倫理，終成定鼎之策。

四、歷史鏡鑒：權力漩渦中的制度與人性

1. 繼承制度的悖論

曹操徘徊於「立嫡」「立賢」「立愛」之間，反映傳統宗法與現實權衡的衝突。崔琰、毛玠力主「立長」，實為維護統治集團穩定；而曹植黨羽的覆滅，印證「立愛」易致派系傾軋。

2. 權力對人性的異化

◆兄弟成仇：曹丕逼弟賦詩、曹彰暴斃疑雲，揭露血親在權力前的脆弱。

◆士族困局：九品中正制換取士族支持，卻埋下門閥壟斷、曹魏短命之因，恰如辛憲英預言：「魏其不昌乎！」

3. 歷史的弔詭循環

曹魏之亡，非因丕植之爭，而在制度設計：以權謀維系統治，終被權謀反噬。司馬氏以同樣手段篡魏，印證「君權神授」神話的瓦解。

結語：權力陰影下的歷史啟示

曹丕與曹植的奪嫡之爭，本質是「家天下」制度的必然產物。君主制泯滅人性。雖有兄弟血緣關係，卻少人間親情。此案例警示後世：

1. 繼承制度的脆弱性：即便曹操以「唯才是舉」革新政治，仍無法解決繼承人問題的結構性矛盾；
2. 投機政治的風險：從呂不韋到丁儀，依附權力核心的投機者終成鬥爭祭品；
3. 權力與道德的兩難：曹操「寧我負人」的霸術，最終反噬其家族倫理，成為

三國權謀史中最悲淒的故事。